司馬溫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三

有虞氏上

帝舜有虞氏姚姓曰重華其先出於高陽氏祖曰牛父曰瞽瞍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其德信充塞上下）父母弟頑嚚不友日以殺舜為事舜耕于歷山以失愛於父母日號泣于旻天不敢怨懟失子道負罪引慝以事祗見瞽瞍夔夔齊栗（齊側皆切）瞽亦信而順之弟象亦化之不至於大惡至德升聞堯既妻以女試之乃命以位舜舉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元（元善也）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亦曰五典典常）

也五典克從內平外咸舉蒼蠻隤（回切）敷（五閑切）樗（請）

戩（音演）大臨厎降庭堅仲容叔達八愷（愷和也）使揆百事

百揆時序地平天成流共工驩兜（都侯切）三苗鯀四凶

于四裔而天下咸服四門穆穆（穆穆美也諸侯來朝者皆有美德無凶人也）

陰陽和順烈風雷雨弗迷堯知舜功德大成欲使

陟帝位舜辭不受乃使舜攝行天子事代巳巡守朝

四岳諸侯舜察璿（音旋）璣（音機）玉衡以齊日月五星之行

度以考正曆數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舜服喪三年

畢始即天子位都蒲阪（今河中府）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命禹宅百揆（宅居也居百揆之官）棄為后稷播時百穀

（播布也布種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敷亦布也）皐陶作士典五刑

惟明克允刑期于無刑（雖或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垂共

工益作虞掌山澤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伯夷作秩宗

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

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儀有容儀）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舜上循

堯道下任衆賢恭己南面無為而治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淺近之言）隱惡而揚善（人言惡者隱而不彰善者宣揚而行之）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从重忠厚

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常也罪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君臣常相儆戒於朝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政乃乂乂治也能知為君難治益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意任賢去惡果於去惡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音佛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众與禍故戒之皐陶曰

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此帝堯所難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其行事以驗之曰寬而栗性寬大而能莊栗柔而

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愿慤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

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

而塞剛斷而塞實彊而義無所屈撓而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

也其人行此德有常不變至於彰著此真吉士可用哉三德有家九德之中有其三可以為

卿大夫六德有邦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

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

並在官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者動之微吉凶之

先見者也王者戒懼於事微小之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則易為力已亂已危則難為功一日二日

之間幾微之事至有萬端不可不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人為空官言百官代天理物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自用也言

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畏天威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言大体若身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汝道當以義輔正我无得面從我違而退有言我不可弼禹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国衆賢共為帝臣帝宜以時舉其秀者先使布納其為治之言察其是非能言者未必能行故又宜試之以事以明辨众言之虛實必待其功効顯著然後賜之車服爵命而用之

有虞氏下

帝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言君得良臣乃能致治皐陶賡之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也言人君選任之明則股肱大臣無不忠良大臣忠良則天下衆事無不安者言治安之本在君明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既不知治要躬親細務則大臣無所事事皆解体不為用萬事非一人可治故皆墮壞舜老有子商均亦不肖不足傳天下乃命禹攝行天子事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脩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誠和也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班振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遠人
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脩闡文教舞文舞干
賓主皆間抑武事七旬有苗格計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德之者必有道舜生三
十徵庸始見試用二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而崩舜服
堯喪三年其一在五十之數故為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歲禹封舜後於
虞而客之及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媯
氏孔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夏后氏上

夏后姒姓曰文帝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堯命鯀治水功
不成舜臣堯殛鯀于羽山舉禹使代父治水廣父典舜子孝舜
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洪大範法疇類也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
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
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
禹治水順五行之性猶天地之理不墮山不崇藪澤
者決之滯者道之行水於其所無事故功易成禹治
水勤勞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子絕切形如
山行乘樏紀錄切以鐵如鏟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娶塗山氏女
歷辛壬癸甲四日復往治水塗山氏女生子啓禹過

門聞啓呱呱音孤而泣不入視之時下民皆墊丁念切昏墊陷言困水災艱食難得食禹隨山刊木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與益無得禽獸佐民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澮州畎谷也決九州名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赤深赤曰畝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平田無水與稷教民播種百穀濬川得魚鼈佐民食濬深其流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禹分天下為冀兖青徐楊荊豫梁雍九州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之澤已陂障無決益美四海會同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众亡卯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用之有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又以天下近遠分甸侯綏要荒五服辨諸侯職守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訖于四海堯乃錫禹玄圭告厥成功

司馬溫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四

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卷之五

夏后氏下

舜受禪使禹宅百揆舜老以位傳禹曰朕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師衆也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順年已年倦厭倦汝不懈怠于位稱總我意欲使攝機禹辭帝曰堯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貢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陟升也元大也大君天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所以明其難明一所以安其難安然道之大要莫若信孰其中無稽之言勿聽非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事稽可愛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邑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立君以民為衆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国相須而立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毋禁止辭惟汝能諧和元后之任禹乃受命攝行天子事如舜之初舜崩禹三年喪畢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又會諸侯於會稽長狄防風氏後至禹戮之禹命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揆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其州之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人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禹崩壽百年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堯之崩也天下諸侯不歸丹朱而歸舜舜之崩也天下諸侯不歸商均而歸禹禹崩子啓賢天下諸侯皆曰吾君帝禹之子也相帥歸之。啓乃即天子位有扈逆命扈今京兆鄠縣啓征扈滅之享諸侯於鈞臺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啓崩子太康立。王太康尸位尸主也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窮国之君因民弗忍王之惡拒于河王不得入国遂廢之立其弟仲康而相之夏室微弱。王仲康崩子相

立。王相之時羿遂代夏政相失国依於同姓諸侯斟灌及斟尋氏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好佃獵棄武羅伯因髡熊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君名伯明寒浞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内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娛羿于畋樂之以游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国家樹立也外内咸服信浞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畋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靡覆遺臣事羿者有鬲国名浞因羿室就国妃妾生澆及豷澆五叫切豷許醫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殺夏后相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音身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慮思二女妻少康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治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尋之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王少康立夏道中興少康崩子杼立。王杼崩子芒立。王芒崩子泄立。王泄崩槐立。王槐崩子芒立。王不降立。王不降崩弟扃立。王扃崩子廑立

○王廑崩不降之子孔甲立○王孔甲之時夏德衰
諸侯多叛之孔甲崩子皐立○王皐崩子發立○王
發崩子癸立是為桀○王桀都安邑滅德作威殺害
于萬方百姓用兵伐有施得其女末喜嬖之荒淫
無度有以危亡為諫者桀自恃天命指日曰是日
何時喪乎予及汝偕亡關龍逄強諫桀殺之諸
侯多叛桀歸商湯桀囚湯於夏臺欲殺之既而
釋之湯乃與伊尹興師伐夏與桀戰于鳴條克之桀
奔南巢夏后氏遂失天下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三十三

司馬温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五

司馬温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六

殷上（亦号商又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号）

殷湯子姓曰履其先出於高辛氏帝嚳生契契為舜司
徒封於商（商在大華之陽今商州）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
居商丘（今應天府）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
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
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世為諸侯天乙
是為成湯湯自契至成湯八迁湯始居亳從帝嚳居
湯不迩聲色不殖貨利（迩近也殖生也言清潔不貪）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

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居上克明言理恕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為夏方伯葛伯不祀奪餉者殺而肉湯始征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恤其民自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伊尹有元聖之德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使三返然後至湯任之以政伊尹以為桀雖無道君也湯雖有聖德臣也不可捨君而輔臣乃去亳適夏既而知桀不可輔復歸于亳乃與湯謀

伐桀勝之放桀於南巢諸共推湯為天子湯以堯舜皆以揖讓傳天下已獨以干戈得之有慙德仲虺乃為之作誥言天錫湯勇智表正萬邦夏桀昏德民墜塗炭若陷泥墜火無赦之者非德言所能諫德言道德善言不可不伐之意湯改紀夏政代雪以寬又自誥諸侯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赦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以爾萬方詩非所及諸侯由是歸之湯為天子十三年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王太甲既立不明欲敗度縱敗礼

伊尹屢諫不聽恐王習不義遂成性欲困苦以革其心乃放王于桐宮伊尹攝行天子事主於是悔過遷善三年伊尹復奉王歸于亳復王位還其政太甲不然而德之伊尹申戒于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太甲由是能保惠于烝民克終湯業享國三十三年崩號祖甲子沃丁立○王沃丁崩弟太庚立○王太庚崩子小甲立○王小甲崩弟雍己立○王雍己崩弟太戊立○王大戊時伊尹之子陟為相巫咸佐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兩手搤之曰拱）大戊惧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從之桑穀枯死太戊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殷復興享国七十五年崩弟外丙立○王外丙崩弟河亶甲立○王河亶甲居相殷復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王祖乙時相為水所毁遷于耿祖乙崩子祖辛立○王祖辛崩弟沃甲立○王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王陽甲崩弟盤庚立○王盤庚時復避水災南渡河遷于亳從湯居行湯政殷復

興盤庚崩弟小辛立。王小辛時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王小乙崩子武丁立

司馬温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六

司馬温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七

殷下

王武丁思復興殷道亮陰三年不言群臣咸諫王曰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夢天與我良佐）乃以形求于天下傅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岩在今陝州平陸界傅說賢而隱代胥靡刑人築此道以洪食肖似也）王召與語果聖人也愛立作相置諸左右曰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決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甚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傷言欲使為已視聽）說曰天子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王使治民）又曰惟治亂在

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又曰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釀酒者麴過太苦糵過太甘調羹者鹽過太鹹梅過太酸必求和適為難良相治國懲勸寬猛允區處施設若大羹之調酒醴夫之調羹曲尽其宜乃為善）
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迈行也言我能行政教）說
曰王人惟學于古訓乃有獲（有所得）道積于厥躬王曰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人乃成聖）惟后非賢不乂
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
鼎耳而雊（古后切鳴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遺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故）享國五十九
年崩踊高宗子祖庚立。王祖庚崩弟甲立。王甲
時殷復衰甲崩子廩辛立。王廩辛崩弟庚丁立。
王庚丁崩子武乙立。王武乙復去亳徙河北王武
乙崩子太丁立。王太丁崩子乙立。王乙崩子受
德立。受德一曰辛是為紂王紂都朝歌資辯捷
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
人以能以為皆出己下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布弃不礼敬昵近也）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平居弗祀上帝神祇宗廟
恃其強大喜用兵百戰皆克伐有蘇得其女嬖己

惟妲己之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淫湎肆虐作
炮烙之法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
中以取妲己笑刳（庫胡切）剔（天易切）孕婦斮（側角切）朝涉之
脛（冬月履冰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羑音酉）久乃赦之既而西伯戡黎（近王所之諸侯戡勝也）祖伊恐奔
告于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在上
天誅且至乃待命天乎）紂終不悛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竅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
之微子恐殷絕祀遂奔周紂專任嬖臣飛廉惡來知
政事於是周武王伐紂殷之士女皆簞其幣帛
迎周師紂率其衆如林會戰于牧野紂卒皆不
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對走登鹿臺自焚死
周遂滅殷自成湯受命至是九六百二十九年

司馬温公經　進稽古錄卷之七

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卷之八

周上

周文王姬姓曰昌其先亦出於高辛氏帝嚳生弃佐禹播時百穀堯封之邰他耒切舜命為后稷后稷薨子不窋立窋行律切夏后政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行者有資居者有積民賴其慶多徙而歸保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生慶節國於豳邠與邠同今邠州慶節生皇僕皇僕生羔弗羔弗生毀隃音俞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

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古公
亶父是爲太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有民
立君將以利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民之在
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殺人父子而君之吾
不忍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乃與私屬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故號曰周豳人曰仁君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旁國民亦多歸之古公
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分別而爲邑洛

也民歌樂之肇基王迹古公長子太伯次仲雍次
季歷生昌昌有聖德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道義雖所不樂率意行之冥合於法式過失不待人諫言已先入皆言其生知古公
知其必興周家欲立季歷以傳昌太伯仲雍知其指
目竄於句吳句吳侯以讓歷太伯猶服端委玄委玄端委貌周之
冠仲雍遂從夷俗斷髮文身以示不可用古公薨季
歷立是王季王篤於行義諸侯順之王季薨昌立是
爲文王都豐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以美和柔道故民懷之以
美政養民故民安之發政施仁必以鰥寡孤獨爲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从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為殷西伯（古之王者擇諸侯之賢者分掌天下諸侯文王為西伯掌西方諸侯）于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玁音險狁音允）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遠近之人皆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諸侯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虞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欲質於西伯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慙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時紂方無道諸侯多去紂歸文王紂怒囚文王於羑里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文王乃整兵以誅諸侯之不道者伐崇伐密伐阮伐共伐黎皆勝之文王為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九年崩壽九十七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三年喪畢十一年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餘人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退而增德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十三年武王帥諸侯伐紂與紂戰于牧野克之遂滅紂下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用商先王善政）釋其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益其七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礼賢在

車上憑軾小俛曰式散廩發粟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赦之賜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王還至豐乃偃武修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韜也音高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垂拱而天下治徙都鎬戶老切封子武庚祿父於殷以守湯祀命王弟管叔霍叔蔡叔監之又封姬姓之國五十三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獒西方遠國貢犬犬高四尺曰獒音敖大保召公作書戒王以慎終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皆賓服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声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音匱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壽九十三成王誦立○成王年十三周公為冢宰攝行天子事管叔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奉武庚祿父淮夷作亂周公帥師東征居東二年罪人斯

得殺武庚祿父及管叔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
人滅淮夷三年而歸卜宅洛邑為王城使四方入貢道
里均又作下都於墺水東（墺澳延切）命曰遷殷頑民教治
之然天子猶往來常居鎬京鎬京曰宗周夏德既衰
戎狄內侵九州之地浸滅周公復唐虞之舊域斥大九
州之境王畿之外分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九畿周公攝政凡七年制禮作樂致太平乃復政成王
而告老王曰公無困我哉留周公為太師與召公共
輔王室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君子之道所在念德無有逸豫）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又作立政拜手稽
首告嗣天子王矣（言不可不慎）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宅居也居汝事謂大卿掌事者牧牧民之官謂九州之長準平法者謂士官皆得其人則
此惟居矣言立政在官人）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文武能知擇人居此事牧準三官之心又能灼然見俊德之人可以任此三官者之心所以能立政灼
明兒）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載吏亦
皆擇人）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惟其能居心務大略細守本遺末乃能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
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众獄众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又

作周官命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各帥

其屬分掌天下之務成王即政三十年崩子康王釗

立釗之遙切。康王修文武成王之業四海治安成康之

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康王崩子昭王瑕立。昭

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征濟漢沉沒不復周人諱之

不赴告子穆王滿立。穆王將征犬戎祭側介切公謀

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故先王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

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修增於德而無勤民於遠

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

王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為之必息在位五十五

年崩子恭王繄扈立

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卷之八